



花衣裳
成长的味道

伍美珍 著
看一看长大的样子
尝一尝成长的味道

飘在天空的果冻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成长的味道 就是一杯原味酸奶

干干净净的情怀 / 甜甜酸酸的轮换 / 绵绵不断的忧伤



飘在天空的果冻



●伍美珍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在天空的果冻/伍美珍 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4.9

(花衣裳丛书.成长的味道)

ISBN 7-5391-2738-4

I.飘... II.伍...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2317号

飘在天空的果冻 / 伍美珍 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邱建果

美术编辑 黄 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875

书 号 ISBN 7-5391-2738-4/I·661

定 价 1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一种清新的写作姿态

一种清新的写作姿态

安武林



伍美珍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关注，她的名字似乎和一种神奇的东西联结在了一起——我是说她的名字在读者那儿和在我们文学同行中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她亮出了一种清新的写作姿态，这种写作和我们的文学传统有一些格格不入的东西，但她却在读者那里赢得了声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伍美珍创作的大都是校园小说，或者说是成长小说。毫无疑问，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是她所有小说观照的主题。这种成长的内涵极其丰富，心理的成长、情感的成长、精神的成长……总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敏感、体贴、温柔、善良走进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世界与心灵世界。她的小说有一种特异的质地，亦即追求共振的效果。她的文字、故事、人物、对话无不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她惟一的使命就是使其不停地旋转、旋转……青春的核心就是生命力的丰盈以及释放其绚丽的色彩。阅读她的小

说,有点参加红歌星演唱会之感,我们会被其热烈的、奔放的气息所感染。这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消除距离,平等对话。她与读者建立的是一种平易的、互动式的关系,而且也充分调动了读者的情绪。梅子涵教授有一句口头语:好玩。他认为小说应当写得好玩,好玩并不仅是热闹与趣味的意思,它是一种美学追求。伍美珍的小说就非常好玩,好玩之中渗透着她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追求:和读者一起长大。

伍美珍是1999年开始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定位在青少年题材上的,在此之前,她主持过“阳光信箱”、“成长面对面”、“助长博士”等许多青少年杂志专栏,并且以写新闻和报道为主,还经常走进校园和少男少女们的生活中。这些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她的作品来自于少男少女的真实生活,而非苦思冥想式的杜撰,尽管我们喜欢用创造这个词来代替杜撰的意思。

伍美珍的小说很多涉及到了少男少女之间的朦胧情感,但是,那种情感并非我们成人所言的爱情,而是处于青春期少男少女们朦胧的情愫,他们的萌动、好感、喜欢、暗恋、崇拜、渴慕……她没有粗暴地否定爱情,也没有鼓励和怂恿他们去早恋,去发疯般地追逐异性,而是条分缕析地展现他们的情感世界。她在教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情感,正确地对待异性。她肯定的是广义上的爱,爱中蕴含着纯洁与美丽……我相信这里面有不少是她个人的经验,这种经验里有浓郁的责任意识和关爱意识,也不失真知灼见。

伍美珍的小说给读者创造了一种非常亲和的氛围,这种亲和氛围的建立,不仅包含着关爱与善良的特点,而且要吻合少男少女的特征。她的小说活泼、明快、具有强烈的青春气息。在语言上,她

喜欢夸张,这种夸张是对少男少女世界里的阴郁部分的荡涤,它所起到的效果就是:她希望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充满活力、开放式的,然而又是很洁净的关系。

伍美珍的小说——包括“花衣裳”组合——给中国儿童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她们给文学本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就是说,她充满时代气息和青春气息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和审视文学的机会。她的热情、热烈、奔放、坦率、真挚的写作姿态,不能不说是一种全新的开拓。她不掩饰自己,也不故作含蓄、高深之态。青春本身就是那么一种东西,它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绽放和裸露。伍美珍亮出了那么一种写作姿态,她把少男少女最美、最有活力的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目 录

- | | |
|-----|--------------|
| 1 | 一种清新的写作姿态(序) |
| 1 | 同桌的薄荷糖女孩 |
| 76 | 写在微机里的初恋故事 |
| 100 | 海鸥 海鸥 |
| 122 | 飘在天空的果冻 |
| 138 | 艾草 |



[成长语丝]

班里的同学说我和荷音在谈恋爱，其实，
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
因为我们只是很喜欢在一起，
但我们连手都没拉过呢。
可是，
我心里却很清楚——
她是我一辈子都会喜欢着的女孩子！
有着薄荷糖气味的荷音，
是她开启了另一个我。



同桌的薄荷糖女孩

看到萱草的那一瞬间，令我突然想起了荷香

“小田……再喝一杯吧，来来来，就一杯……一杯！”

大头喝得东倒西歪的，还拼命劝我喝酒。

我推开大头——不知为什么，今天始终感到有点心神不定，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也许我也喝多了，头昏昏的。

“小田，你……老实交代，今……今天……来找你的……那个……那个漂亮美眉，她……到底……是不是……啊……你的……女……女朋友？”

大头眼神迷蒙着，伸出一根粗胖的指头，指着我的鼻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刚说完，就一头趴倒在我面前，呼呼大睡。

我拍拍大头，又好气又好笑。

一抬头，看到坐在对面的笠原坏笑着看我的眼神。难得笠原这么含蓄，因为在他身边，坐着他新认识的女朋友——萱草。

萱草是建工学院的女生，她个头小巧，短发，单眼皮大眼睛，翘翘的鼻子，看起来很清纯，有点像电影《情书》里那个叫“藤井树”的女孩。

笠原第一次把萱草带到我们寝室来的时候，就连为人憨厚的

大头也大为喝醋。不过对萱草,他始终以礼相待,即使笠原不在,大头也从不曾在萱草面前流露半点笠原以前的风流韵事。

哦,我忘了说,笠原和大头中学就是同学,又一同考进F大,分进同一间寝室。报到那天,我背着行李摸进213寝室的时候,就听见笠原和大头在斗嘴。

我低着头铺床,铺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俩为了什么吵。后来我才明白,他俩命中注定就是那种鸡犬不宁的一对儿。

寝室里只放了两张高低床,笠原和我睡上铺,大头在我下面,笠原的下铺没人,就放了我们三个人的箱子。

三个人中,按年龄排,我是老大。

“老大,考了几年了?”笠原坐在上铺,丢过来一枝香烟问我。

我接过香烟,捏在手里,笑着向笠原摇摇头,表示不会抽烟,然后回答他:“3年!”

20岁才上大一,我大概算得上是全年级的“老大”了。

“呵呵,不老不老!”笠原抽了一口烟,轻描淡写地安慰着我。我看到他的食指和中指都被烟熏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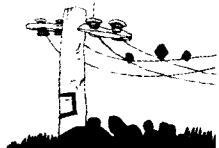
“最起码你外表看起来比我和大头要小。”笠原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就不喊你老大了,叫你小田。”

笠原经常逃课,晚上也时常玩失踪,刚开始我还为他担心,大头说,别管他,他那个人,考大学的动机就是为了离开家,要自由。

听大头说,笠原上中学的时候,谈过的女朋友前后加起来就有一打。

大头和我说笠原的坏话时,我正靠在床头翻着《凡高传》。回想起自己几年来考大学的艰辛,再想想笠原这样的人,玩儿一样就考上了大学,感到人和人之间,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他一点也不用功!要是用功,考清华、科大,全没问题!”大头说。





我想,或许我真算是个笨人。这世界上,就是有聪明人和笨人
之分吧!

笠原第一次把萱草带到寝室来玩时,我和大头都有眼睛一亮的
感觉。萱草走后,大头和笠原开玩笑说:“笠原,你的口味换了
哦!”

笠原撕开一包香烟,笑着回答大头:“年纪大了,我现在就喜欢
清纯的美眉!”

看见我在看他,笠原吐了一口烟圈,笑嘻嘻地问我:“告诉你
吧,我16岁那年,爱上了一个女人,你猜她有多大?”

“十八!”我随口应道。

“三十。”笠原纠正我。

我不相信地看着笠原。

大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笠原你那时乳臭未干,是想找个
妈吧?”

笠原怒气冲冲地骂大头:“你找死?”

我拍拍笠原的肩膀,叫他停战。笠原依然凶巴巴地对大头说:
“要不是看在老大面子上,我捏扁你的大头!”

大头回应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总之萱草第一次来寝室那天,我有点恍惚,因为看到萱草的那
一瞬间,令我突然地想起了荷音。

哎——荷音和萱草,萱草和荷音……

此时,我的心像个钟摆,在萱草和荷音这两个点上摇来晃去,
怎么也停不下来。如果可以找到一枚钉子,把我的心钉住就好了!

不管你是否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着那么一些人,他们
看起来互不相干,却给人感觉上“很像”哎……

“喂!小田——”

直到听到笠原大声在叫我,我才把心神重新拉回来。

“怎么？”我问他。

笠原没说话，萱草却对我抿嘴一笑，缩在毛衣袖口里的小手伸了出来，指了指睡得烂熟的大头，用清脆的嗓音对我说：

“大头这样子，会着凉的。要不，我们回去吧！”

我看了看四周，这间小酒馆里的人，都陆续地走了。收钱的老板坐在柜台里，盯着我们看，似乎在说：“快走吧，我们要打烊了，要休息了。”

再看看手腕上表的指针，我很吃惊，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晚上 11 点半了。

我架起大头，笠原跑到柜台前去付钱，萱草竟然在另一边拉着大头的胳膊来帮我忙。我伸头过去看萱草，小巧的她，看起来似乎反倒要被大头吊起来一样，又滑稽，又可爱。

我不禁笑出声来。

笠原付了钱跑过来，二话不说，用力搥了大头一巴掌，啪的一声，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这时，大头竟然睁开眼睛，醒了过来。他看看四周，嘟囔着：“谁打我？”

笠原若无其事地说：“没人打你，你做梦吧！”大头茫然地站着，我看他已站稳，就放开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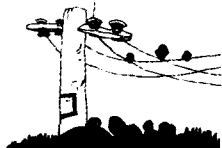
萱草看看大头，又看看笠原，然后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却在心里叹了口气——就连笑声，她们都是一样的！

“你喝多了。”我把大头的棉衣拿过来，给他穿上。

走出酒馆，就是 F 大的大门了。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进大门后，我忽然站住脚，问笠原：“萱草今晚不回建工学院了吧？”

笠原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啊？哦！是的是的。”但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不在意完全是装出来的。

我转向萱草：“萱草，要不我们把你送到女生宿舍……”





可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猛然间我就被人从后面一把拽了过去，是笠原这家伙！

笠原把我拽到一边，悄悄地说：“不行啊小田，女生宿舍都熄灯了！”

“没关系的，我可以让她进去找北北。”

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看到笠原听到北北这个名字时，精神抖擞了一下：“北北？哦，就是今天来找你的那个妞？她很性感哎，呵呵——”

我低头看着路灯下自己长长的影子，没吭声。

下午北北突然降临在我的寝室，萱草也在，她当时和笠原正要出去买东西，他们和北北打了个照面。现在如果萱草去找北北，两人应当还能相认。

北北告诉过我，她表姐是经济系的，晚上她睡在表姐寝室。

笠原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不行！绝对不可以让萱草去女生寝室。”

“那她到哪里去休息啊？”我反问他。

“我带她到我们寝室。”笠原简短地说，然后他仰头看着天。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我也随他一起抬头看天，只见黑黝黝的天上，只有半弯清冷的月亮，以及几颗寥落稀疏的星星。我的心情忽然一下子变得悲伤起来……

我有点吃惊，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忽然，我对笠原的话反应过来了：“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他要带萱草去我们寝室睡觉？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小田！”笠原搂住我的肩膀，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害得我耳朵痒痒的，“你和大头，到别的寝室找地方睡觉，好不好？哥们帮个忙！”

啊？原来笠原是这样想的！

“笠原！”一直和萱草站在那里说话的大头，忽然大声叫着笠原。

“你和小田在说什么呢？啰里啰嗦的，萱草都等急了！”大头站在萱草身边，在那边不耐烦地骂笠原，好像萱草是他心爱的妹妹一样。

笠原第一次没有反击大头，他态度非常好地向大头走过去：“大头……”

“少废话！快送萱草去女生寝室啊，12点熄灯呢！”大头粗声大气地说。

今晚他真的是喝多了。

笠原还没回答，萱草清亮的声音就在夜色里荡漾开来，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股薄荷糖的味道：

“不用你们送了，女生寝室就在前面啊！我去找老同学了，明天见！”

萱草娇小的身影闪进了女生宿舍大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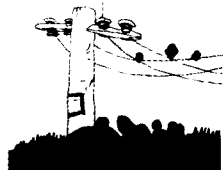
我们三个人就一直那样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她，直到看不见她的影子为止。

“小田，你吸鼻子做什么？”在三个人一起走回男生宿舍的路上，笠原奇怪地问我。

“啊？这个么……我似乎闻到空气里有一股薄荷糖的味道。”我喃喃地说。

“你神经病啊！哪里有什么薄荷糖的味道啊？我只闻到一股臭味。”笠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点燃了一枝抽起来。

他吸了一口烟，然后又说：“是大头放酒屁的臭味！”





看着吊在她胸前的那只 脑袋耷拉着的棕熊，感觉怪怪的

回到寝室，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笠原和大头斗嘴。

我在暗夜里微微地笑着。笠原一直在骂大头是话多屁也多。面对笠原气势汹汹的攻势，大头只有招架之功，他根本不知道笠原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笠原一定在责怪大头坏了他今晚的好事，把萱草给放走了。

他们吵得疲惫之后，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我。

“小田小田！”穿着毛衣的笠原，忽然弯腰从被子的那头凑过来，贴着我的后脑勺，语气颇为神秘地追问我，“今天那个女孩，叫北北的，她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大头到底还是喝多了，竟然打起了响亮的呼噜。

“不是。”我脱掉毛衣，一骨碌钻进了被窝。

“不是？”笠原的语气，听起来颇有点失望，似乎又不太相信。

我闭上眼睛。可是笠原还不肯放过我，他伸手来掀我的被头，一股凉风直往被窝里灌，我推开他的手，捂紧了被头。

笠原呵呵地笑：“小田，那个北北喜欢你呀！你这傻小子。”

我睁开眼睛，抬头看看笠原——他今天和北北只打了个照面，就看出来北北喜欢我，是胡言乱语呢，还是……

笠原对着我直点头：“是的是的，肯定喜欢你！这妞很漂亮呢，我都有点嫉妒了，哈哈——”

我用手肘撑住身体，回头看着笠原的脸，警告笠原说，“你要珍惜萱草这样的女孩子！”

笠原愣了一下，接着“阿嚏——”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大喷嚏，他赶快躺回到被窝里去了。

片刻，被窝里的笠原瓮声瓮气地说：“小田，你别是喜欢上了萱草吧？”

我懒得理他。

笠原在那里自言自语：“萱草萱草萱草，我就爱你像根草，就像淹死鬼爱稻草，呵呵呵呵——”

他一个人发完神经，就呼呼地睡着了。

听着寝室里两个人均匀的呼吸声，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一直就这么心事不定着。

或许，是北北的“突然降临”，才使我感到心神不宁的吧？

白天我吃过午饭，照例又跑到篮球场去打了一阵子球，直到身上冒了汗，才抱着球回寝室。“哐当——”踢开寝室的门，我愣住了。

北北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伞兵一样，坐在桌子旁看着我。

我站在那里，篮球还抱在手里。

“小田哥哥！”北北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扭了一下身体，抿着嘴对我笑。她身上穿着一套类似于迷彩服的套装，头发盘在头上，脸上的眉头修得又细又长，总之就像个妖媚的女特务一样。

我放下篮球，头也不回地问她：“你跑来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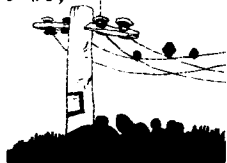
这时，门被人又从外面推开，大头一头扑了进来，看见我，他像头熊一样大叫着：“嗷嗷！你回来了，怪不得刚才我去操场没找到你呢！”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大头就冲我挤挤眼睛：“呵呵——我回避我回避！”说完，又跑得没了人影。

真是莫名其妙！

我掩上门，回过头来，北北依然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我，嘴巴微微地撅着，似乎在生气。我也觉得刚才自己的态度太冷淡，于是隔着桌子，坐在北北对面，看着她，微笑着：“你的行李呢？”

北北只斜挎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包，胸前吊着一个小巧的手机，





手机套居然是只毛茸茸的棕熊。

北北重新坐下来,张了张红润的小嘴,正要说话。这时,她胸前的手机响了,是一阵和弦铃声。北北啪地掀开棕熊的脑袋,掏出手机。

我看着吊在她胸前的那只脑袋耷拉着的棕熊,感觉怪怪的!

“……老爸,我知道啦!”北北跺着脚在电话里和爸爸撒娇。

打完电话,北北又啪地把棕熊的脑袋重新安上。那只棕熊又圆又亮的黑眼睛盯着我,仔细看,原来是两粒有机玻璃的小扣子。

我微微地笑起来。

这时北北用骄傲的语气对我说:“我表姐在经济系,我是来看表姐的!行李在她那儿。”

我听了,不知为什么,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北北,你现在怎么样?”我问她。

“我不怎么样!我问你,我给你发了那么多邮件,你为什么一封都不肯回复我?”北北用指责的口气问我。

我沉默。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她,我的女朋友就在F大。她叫荷音,读中文系。所以,我不能接受她的感情。

北北在我面前哭过。

她几乎每天都给我发一封邮件,或是FLASH,她在美术补习班的时候就会做动画FLASH了。而我,通常都不看,就打入了回收站。

北北这时候就像个赌气的小孩子:“哼,我偏要来看看那个荷音,她到底长得是不是像天仙一般!”

我一听,傻眼了。

“喂!北北,你不可以乱来。”

这时,门再次被推开,笠原和萱草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看到